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情史類略 第九卷 情幻類

以下夢幻

司馬才仲

司馬才仲（名檣，陝州人。）初在洛下，晝寐，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：

「妾本錢塘江上住，花落花開，不管流年度。燕子銜將春色去，紗窗幾陣黃梅雨。」

才仲愛其詞，因詢曲名，云是《黃金縷》。且曰：「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。」

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，舉中等，遂為錢塘幕官。為秦尉少章道其事，少章續其詞後云：

「斜插犀梳雲半吐，檀板輕敲，唱徹《黃金縷》。夢斷彩雲無覓處，夜涼明月生南浦。」

頃之，復夢美姝笑迎曰：「夙願諧矣。」遂與同寢。自是每夕必來。才仲為同寮談之，咸曰：「公廨後有蘇小小墓，得非妖乎？」不逾年，而才仲得疾。所乘游舫，艤泊河塘。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，即前聲喏。聲斷，火起舟尾，倉忙走報其衙，則才仲死而家人已慟哭矣。

蘇小小，錢塘名娼也，南齊時人。其墓或云湖曲，或云江干。古詞云：

「妾乘油壁車，郎跨青驄馬。何處結同心，西陵松柏下。」

今西陵在錢塘，非楚之西陵也。李長吉《蘇小小墓》歌云：

「幽蘭露，如啼眼。無物結同心，煙花不堪剪。草如茵，松如蓋。風為裳，水為珮。油壁車，久相待。冷翠燭，勞光采。西陵下，風吹雨。」

國朝弘治初，於景瞻自都歸杭，邀馬浩瀾同游西湖，泊舟第三橋。景瞻曰：「不到西湖二□年矣。山川如故，風景不殊。子當賦之。」浩瀾乃作詩。翌日，召箕仙曰：「『捧瑤觴，南國佳人，一雙玉手。』此句久未有對。」即書曰：「趺寶座，西方大佛，丈六金身。」箕運如飛，復成一律。後書云：「錢塘蘇小小和馬先生昨日湖橋首倡。」二公相顧若失，莫測所以。

情史氏曰：「然則古今有才情者，勿問男女，皆不死也。」

王生

至順中，有王生者，本仕族子，居於金陵。貌瑩寒玉，神凝秋水，姿狀甚美。眾以「奇俊王家郎」稱之。年二□未娶。有田在松江，因往收秋租，回船過渭塘，見一新肆，青旗出於簾外，朱欄曲檻，縹緲如畫。高柳古槐，黃葉交墜。芙蓉□數株，顏色或深或淺。紅葩綠水，相映上下，白鵝一群，游泳其間。生泊舟岸側，登肆沽酒而飲。斲巨螯之蟹，膾細鱗之鱸。果則綠橘黃橙，蓮池之藕，鬆坡之栗。以花磁盞酌真珠紅酒而飲之。肆主亦富家，其女年一□八，而知音識字，態度不凡。見生在座，頻於幕間窺之。或出半面，或露全體。去而復來，終莫能捨。生亦留神注意，彼此目視久之。已而酒盡出肆，怏怏登舟，如有所失。

是夜，遂夢至肆中，入門數重，直抵舍後，始至女室，乃一小軒也。軒之前有葡萄架，架下鑿池，方圓盈丈，以石瑩之，養金魚於中。池左右植垂絲檜一株，綠陰婆娑。靠牆結一翠柏屏，屏下設石假山三峰，岌然競秀。草則金線繡墩之屬，霜露不變色。窗間掛一雕花籠，籠內畜一綠鸚鵡，見人能言。軒下垂小木鶴二隻，銜線香焚之。案上立二古銅瓶，插孔雀尾數莖。其旁設筆硯之類，皆極濟楚。架上橫一碧玉簫，女所吹也。壁上貼金花箋四幅，題詩於其上。詩體皆效東坡四時詞，字畫則似趙松雪，不知何人所作也。其一云：

「春風吹花落紅雪，楊柳陰濃啼百舌。東家蝴蝶西家飛，前歲櫻桃今歲結。鞦韆蹴罷鬢鬢，粉汗凝香沁綠紗。侍女亦知心內事，銀瓶汲水煮新茶。」

其二云：

「芭蕉葉展青鸞尾，萱草花含金鳳嘴。一雙乳燕出雕樑，數點新荷浮綠水。困人天氣日長時，針線慵拈午漏遲。起向石榴陰畔立，戲將梅子打鶯兒。」

其三云：

「鐵馬聲喧風力緊，雲窗夢破鴛鴦冷。玉爐燒麝有餘香，羅扇撲螢無定影。洞簫一曲是誰家，河漢西流月半斜。要染纖纖紅指甲，金盆夜搗鳳仙花。」

其四云：

「山茶未開梅半吐，風動簾旌雪花舞。金盤冒冷塑俊猊，繡幕圍春護鸚鵡。倩人呵筆畫雙眉，脂水凝寒上臉遲。妝罷扶頭重照鏡，鳳釵斜壓瑞香枝。」

女見生至，與之承迎。執手入室，極其歡謔。會宿於寢，雞鳴始覺，乃困臥蓬窗底爾。

是後歸家，無夕而不夢焉。一夕，見架上玉簫，索女吹之。女為吹《落梅風》數闋，音調瀏亮，響徹雲際。一夕，女於燈下繡紅羅鞋。生剔燈，誤落燈花於上，遂成油暈。一夕，女以紫金碧甸指環贈生，生解水晶雙魚扇墜酬之。既覺，則指環宛然在手，視扇墜則無有矣。生大以為奇，遂效元稹體賦《會真詩》三□韻，以記其事。詩曰：

「有美閨房秀，天人謫降來。風流元有種，慧點更多才。碾玉成仙骨，調脂作豔腮。腰肢風外柳，標格雪中梅。合置千金屋，宜登七寶臺。嬌姿應自許，妙質孰能陪。小小乘油壁，真真醉彩灰。輕塵生洛浦，遠道接天台。放燕簾高卷，迎人戶半開。菖蒲難見面，荳蔻易含胎。不待金屏射，何勞玉手栽。偷香渾似賈，待月又如崔。簫許秦宮奪，琴從卓氏猜。鶯聲傳縹緲，燭影照徘徊。窗薄涵魚魴，爐深噴麝煤。眉橫青岫遠，鬢蹕綠雲堆。釵玉輕輕制，衫羅窄窄裁。文鴛游浩蕩，瑞鳳舞毵毹。恨積鮫綃帕，歡傳琥珀杯。孤眠憐月姊，多忌笑河魁。化蝶能通夢，游蜂浪作媒。雕闌行共倚，繡褥坐相偎。咬蔗逢佳境，留環得異財。綠陰鶯並宿，紫氣劍雙埋。良夜難虛度，芳心未肯摧。殘妝猶在臂，別淚已凝腮。漏滴何須促，鐘音且莫催。峽山行雨過，嶺上看花回。才子能知爾，愚夫可語哉。多生曾種福，親得到天台。」

詩訖，好事者多傳誦之。

明歲，復往收租，再過其處，則肆翁甚喜。延之入內，生不知其意，逡巡辭避。坐定，翁以誠告之曰：「老拙惟一女，未曾適人。去歲，君子於此飲酒，偶有所睹，不能定情，因遂染疾。長眠獨語，如醉如癡，餌藥無效。昨夕忽語曰：『明日郎君至矣，宜往候之。』初以為妄，固未之信。今君子果涉吾地，是天假其靈，而賜之便也。」因問生婚娶未曾，又問其閨閤氏族。大喜，肆翁即握生手，入於內室，至女子所居軒下。門窗戶闔，則皆夢中所歷也。草木臺沼，器用什物，又皆夢中所見也。女聞生至，盛妝而出。衣服之麗，簪珥之華，又皆夢中所識也。女言：「去歲自君去後，想念切至。每夜夢中與君相會，不知何故。」生曰：「吾夢亦如之耳。」女歷敘吹簫之曲，繡鞋之事，無不吻合者。又出水晶雙魚扇墜示生，生亦舉紫金碧甸指環，兩相表訂以證之。彼此大驚，以為神契。遂與生為夫婦，同居偕老。《剪燈新話》名《渭塘奇遇傳》。

無緣者真亦成夢，有緣者夢亦成真。

娟娟

木生字元經，少有俊才。成化中以鄉薦入太學。常登泰山觀日出，夜宿秦觀峰。夢有老婦攜一女子，相見甚歡，知有平生之分。既又遭一詩扇，展誦未終，忽鐘鳴驚寤而起。其所夢道路第宅，歷歷皆能記憶。

明年，將入都，道出武清。散步柳蔭中，過一溪橋。道旁有遺扇在草中，收視之，上有詩云：

「煙中芍藥朦朧睡，雨底梨花淺淡妝。小院黃昏人定後，隔牆遙辨麝蘭香。」

彷彿是夢中所見者，珍襲藏之。行未幾，遙見一女郎，從二女侍游樹下。迤邐將近，生趨避之。時為三月既望，新雨初霽，微風扇暖。女郎徐邀二侍，穿別徑結伴而去。生佇立轉盼，但見帶袂飄舉，環珮鏘然。百步之外，異香襲道，綽約若神仙中人。遂以所佩錯刀削樹為白，題一絕句曰：

「隔江遙望綠楊斜，聯袂女郎歌落花。風定細聲聽不見，茜紅裙入那人家。」

徙倚彌望乃行。前至野店中，問諸村民，或曰：「此去里許有田將軍園林，豈即其家眷屬乎？」

生明日又往樹下，竟日無所遇。惟見溪水中落花流出，復題一絕句，續書於樹曰：

「異鳥嬌花不奈愁，湘簾初卷月沉鉤。人間三月無紅葉，卻放桃花逐水流。」

自後不復相聞。然前所得遺扇，每遇良辰勝會，未嘗不出入懷袖，把玩諷詠，愛如瑤璧。

壬午，生謁選天官，隸名營繕。當春牡丹盛放，生擬閒遊，因勒馬道旁。值馬渴奔水，左右皆前逐馬，生下立井畔民家。其家以貴客在門，召一鄰翁延入。初經重屋，僅庇風日。再過曲逕，越小院，其中樓臺闌楯，金碧輝耀，恍非人世。生稍憩，便欲辭出。翁曰：「內人乃老夫寡妹，年亦逾五旬矣。幸暫留，伺馬至行無傷也。」生起揮扇逍遙，歷覽畫壁。翁從旁見其扇，進曰：「此扇何從得之？」生曰：「吾數年前過武清所得，道旁遺棄也。」翁借觀，遽持入內。頃之出，告生曰：「天下事萍梗遭遇，固有出於偶然者。適見扇頭詩，疑為吾甥女手筆。入示告妹，果非誤也。」生初入其室廬，皆若夢中所經行者，心已異之。及聞翁言，愈駭異。再引入一曲室，幃帳妍麗，金玉煥然，几榻整潔，琴瑟靜好，莫能名狀。須臾，一老婦出拜，自言：「姓錢氏，先父田忠義，官至上輕車都尉。往歲扈從西征，為流矢所中，輿疾歸武清。小女娟娟，時年□四。隨侍湯藥，偶遺此扇，不意乃入君子之手。今夫亡三載矣，睹物興懷，不覺遂生傷感。然當時溪樹上有二絕句，不知何人所書。小女因尋扇再至其地，經覽而歸，至今吟哦不絕於口。」生請誦之，即其舊題也。老婦因請命娟娟出見，傳呼良久不至。母自入謂女曰：「客即樹上題詩人也。」娟娟強起，嚴服靚妝，與母相攜而出。至則玉姿芳潤，內美難征，儼然秦觀峰夢中所見也。生又以夢告母，共相歎異。久之馬至，珍重辭謝而去。

明日，鄰翁以娟母命來，請以弱女為君子姬侍。生喜出望外，遂以其年四月成禮。娟娟妙解音律，通貫經史，凡諸戲博雜藝，靡不精曉。情好甚篤。未閱月，生以督運南行，乃鎖院而去。母先亦暫至武清，遣人問訊。娟娟從門隙中附詩於母寄生曰：

「聞郎夜上木蘭舟，不數歸期只數愁。半幅御羅題錦字，隔牆裏贈玉搔頭。」

是夕，生適白潞還，娟出迎。生曰：「方從馬上得詩，未有以復。」即口占贈娟娟曰：

「碧窗無主月纖纖，桂影撫疏玉漏嚴。秋浦芙蓉偏獻笑，半窗斜映水晶簾。」

其冬□月，生以太夫人憂去職。河冰既合，娟適病，不能偕行。生存亡抱恨，計無所出。邀母與娟同居，約以冰解來迎，相與悲咽而別。

明年春，娟病轉劇。遣翁子錢郎以詩寄生曰：

「楚天風雨繞陽臺，百種名花次第開。誰遣一番寒食信，合歡廊下長莓苔。」

生遣使往迎，比至，則不起匝月矣。

辛卯冬，生再入都，過母家，見娟娟畫像，題詩其上曰：

「人生補過羨張郎，已恨花殘月減光。枕上遊仙何迅速，洞中烏兔太匆忙。秦娘似比當時瘦，李衛慚多舊日狂。梅影橫斜啼鳥散，繞天黃葉倚繩牀。」

時人多傳誦焉。

南唐內史舍人張泌，字子澄。初與鄰女浣衣相善，經年不復睹。精神凝一，夜必夢之。嘗有詩寄云：

「別夢依依到謝家，小廊回合曲欄斜。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猶為離人照落花。」

此夢之積於情者也。渭塘奇夢，曾留連酒肆，偷窺半面，猶有因焉。秦觀峰之夢，胡為乎來哉！無夢則得扇不奇，得扇不奇，則生必不出入懷袖，肆翁必不問，而數月之姻緣，何以銷之。夢豈偶然而已。

吳女盈盈

魏人王山，能為詩，標韻清卓。因省試下第，薄游東海。值吳女盈盈者來，年才□六，善歌舞，尤工彈箏，容色甚冶。詞翰情思，翹翹出群。少年子爭登其門，不惜金帛。盈適簡佳偶，乃許一笑。府守田龍圖召使侍宴，山預賓列，相得於樽俎之間，從之歡處累月。山辭歸，盈垂泣悲啼，不能自止。明年，寄《傷春曲》示山，其詞云：

「芳菲時節，花壓枝折。蜂蝶撩亂，闌檻光發。一旦碎花魂，葬花骨，蜂兮蝶兮何不來？空使雕闌對寒月。」

山作長歌答之云：

「東風豔豔桃李鬆，花園春入酴酥濃。龍腦透縷蛟綃紅，鴛鴦□二羅芙蓉。盈盈初見□五六，眉試青膏鬢垂綠。道字不正嬌滿懷，學得襄陽大堤曲。阿母偏憐掌上看，自此風流難管束。鶯啄含桃未咽時，便會吟詩風動竹。日高一丈羅窗曠，啼鳥壓花新睡短。膩雲纖指攏還偏，半被可憐留翠暖。淡黃衫袖仙衣輕，紅玉欄杆妝粉淺。酒痕落腮梅忍寒，春羞入眼橫波豔。一縷未消山枕紅，斜睨整衣移步懶。才如韓壽潘安亞，擲果竊香心暗嫁。小花靜院酒闌珊，嬌有私言銀燭下。簾聲浪皺金泥額，六尺牙牀羅帳窄。斜橫啼笑兩不分，歷盡風波腰一捻。若教飛上九天歌，一聲自可傾人國。嬌多必是春工與，有能動人情幾許。前年按舞使君筵，眸蹙羞頭不舉。鳳凰簫冷曲成遲，凝醉挑花過風雨。阿盈阿盈聽我語，勸君休向陽臺住。一生縱得楚王憐，宋玉才多誰解賦。洛陽無限青樓女，袖籠紅牙金鳳縷。春衫粉面誰家郎，只把黃金買歌舞。就中薄倖五陵兒，一日心冷玉如土。雲零雨散那堪悲，空入他人夢來去。浣花溪上海棠灣，薛濤朱戶皆金環。韋臯筆逸玳瑁落，張祜盡滑琉璃乾。壓倒念奴價百倍，興來奇怪生毫端。醉眸覷紙聊一掃，落花飛雪聲漫漫。夢得見之為改觀，樂天更敢尋常看。花開不肯下翠幕，竟日喧赫羅雕鞍。掃眉塗粉迨七□，老大始頂菖蒲冠（濤七□始頂菖蒲冠，學謝自然上升之術。）。至今愁人錦江口，秋蛩露草孤墳寒。盈盈大雅真可惜，爾生此後不可得。滿天風月獨倚闌，醉岸深雲呼佚墨。久之不見子心憶，高瓊去天無幾尺。斜陽銜山雲半紅，遠水無風天一碧。望晴空遙沉翠翼，銀河易闊天南北。瘦盡休文帶眼移，忍向小樓清淚滴。」

又明年，山適淄川，遇王通判於邸舍，出盈盈簡，欲偕游東山。時方初夏，山以病不克赴其約。秋中再如東山，盈已死。王通判謂山曰：「子去後，盈若平居醉寢，夢紅裳美人手執一紙書，告曰：『玉女命汝掌文牘。』及覺，泣以白母云：『兒不復久居人間矣。異日當訪我於東山。』遂嗚咽流涕，其夕竟卒。」山作詩弔之云：

「燭花紅死睡初醒，一枕孤懷病客情。海上有仙應入夢，人間無路可藏生。乾坤眼闊成新恨，風月人歸似舊情。漢殿香消春寂寂，夕陽無雨下西城。」

後五年，山游奉符，與同志登岱岳，至絕頂玉女池。追思疇昔日盈盈之夢，徘徊池側，心憶神會。因題於石曰：

「浮世繁華一夢休，登臨因憶昔年游。人歸依舊野花笑，玉冷幾經墳樹秋。風月遇清須感慨，江山多恨即遲留。如今縱擬誇才思，事往情多特地愁。」

又曰：

「柳條黃盡杏梢新，山翠無非昔日春。花色笑風春似醉，寂寥惟少賞花人。憶昔閒妝淡佇衣，一枝紅拂牡丹徽。無端不入襄王夢，為雨為雲到處飛。」

山歸，就次遂夢游日觀峰，北見石上大字，筆跡類盈，書一詩曰：

「絳闕珠宮鎖亂霞，長生未曉棄奢華。斷無方朔人間信，遠沮麻姑洞裡家。歷劫易翻滄海水，濃春難謝碧桃花。紫臺樹隱瑤池闊，鳳懶龍嬌日又斜。」

讀畢忽悟。是夕昏醉悶悶，有女奴來召，至一溪洞門，碧衣短鬟出迎。入宮殿，一女子玉冠黃帔，衣絳綃，長眸皓容。山趨拜，女遽起止之。揖升階。少選，盈與一女偕至，微笑曰：「『為雨為雲到處飛』，何乃尤人如此也！」遂命進酒，各有賦詠。夜既深，二女曰：「盈盈雅故，便可就寢。」聞雞聲起，復置酒珍重語別。山辭訣，恍然出洞，但蒼崖古木，非向所歷，感愴而返。

山有《筆奩錄》，詳記所遇。

安西張氏女

安西布帛肆，有販鬻求利而為之平者，姓張。家富於財，居光德裡。其女國色。女嘗晝寢，夢至一處，朱門大戶，桀戟森然。由之而入，望其中堂，若設宴張樂。左右廊皆施帷幄。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幕次，見少女如張等輩□許人，皆花容綽約，釵鈿照耀。既至，吏促張妝飾，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。

有頃，自外傳呼：「侍郎來！」競隙間窺之。見一紫綬大官，張氏之兄嘗為其小吏，識之，乃吏部沈公也。俄又呼曰：「尚書來！」又有識者，並帥王公也。逡巡復連呼曰：「某來！」皆郎官以上六七人。坐畢，前紫衣吏曰：「可出矣。」群女旋進金石絲竹，鏗鉤震響，中宵酒酌。並帥見張氏而視之，尤屬意焉。謂曰：「汝習何技能？」對曰：「未嘗學聲音。」使與之琴，辭不能。曰：「第操之。」乃撫之而成曲。予之箏亦然，琵琶亦然，皆平生所不習也。王公曰：「恐汝或遺。」乃令口授，吟曰：

「銀梳開掃學宮妝，獨立閒庭納夜涼。手把玉簪敲砌竹，清歌一曲月如霜。」

謂張曰：「其歸辭父母，異日復來。」忽驚啼而寤，手捫衣帶曰：「尚書命我矣。」索筆錄之。問其故，泣對所夢，且曰：「吾將死乎？」母怒曰：「汝夢魘爾，何乃出不祥言如是！」因臥病累日。外親有持酒肴者，又有將食來者，女曰：「且須膏沐澡瀹。」母聽之。良久，豔妝盛飾而至。食畢，乃遍拜父母及坐客曰：「時不可留，某今往矣。」因援衾而寢。父母環伺之，俄遂卒。會昌二年六月□五日也。

死得所生，雖死何恨。張女國色未聘，以懷春感夢，而王尚書遂能據生人之所不易遇，惜哉！

沈亞之

太和初，沈亞之將之郢。出長安城，客棗泉邸舍。春時，晝夢入秦內史廖家。內史廖舉亞之，秦公召至殿前，促前席曰：「寡人欲強國，願知其方，先生何以教寡人？」亞之以齊桓對。公悅，遂試補中涓，使佐西乞術伐河西。亞之帥將卒前攻，下五城。還報，公大悅，起勞曰：「大夫良苦，休矣！」

居久之，公幼女弄玉嬀簫史先死，公謂亞之曰：「微大夫，晉五城非寡人有，甚德大夫。寡人有愛女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？」亞之少自立，雅不欲遇倖臣蓄之。固辭不得，遂拜左庶長，尚公主，賜金二百斤。民間猶謂簫家公主。其日有黃衣中貴，騎疾馬來，延亞之入。宮闕甚嚴。呼公主出，鬢髮著偏袖衣，妝不多飾。其芳姝明媚，筆不可摹畫。侍女祇承，分立左右者數百人。召見亞之便館，居亞之於宮。題其門曰翠微宮，宮人呼為沈郎院。雖備位下大夫，由公主故，出入禁衛。公主喜鳳簫，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，聲調遠逸，能悲人，聞者莫不自廢。公主七月七日生，亞之嘗無貺壽。內史廖先曾為秦以女樂遺西戎，戎王與之水犀小合，亞之從廖得，以獻公主。主悅，嘗愛重，結裙帶上。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，恩賜相望於道。

復一年，春，公主無疾忽卒。公迫傷不已，將葬咸陽原。公命亞之作輓歌，應教而作曰：

「泣葬一枝紅，生同死不同。金鈿墜芳草，香繡滿春風。舊日聞簫處，高樓當月中，梨花寒食夜，深閉翠微宮。」

進公。公讀詞善之。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，公隨泣下。又使亞之作墓誌銘，獨憶其銘曰：

「白楊風哭兮，石甃髭莎。雜英滿地兮，春色煙和。朱愁粉瘦兮，不生綺羅。深深埋玉兮，其恨如何！」

亞之亦送葬咸陽，宮中□四人殉。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，猶在翠微宮，然處外殿特室，不居宮中矣。

居月餘，病良已。公謂亞之曰：「本以小女將托久要，不謂不得周奉君子，而先物故。敝秦區區小國，不足辱大夫。然寡人每見子，即不能不悲悼。大夫盍適大國乎？」亞之對曰：「臣無狀，肺腑公室，待罪左庶長，不能從死公主，倖免罪戾。使得歸骨父母國，臣不忘君恩。」如日將去，公置酒高會。聲秦聲，舞秦舞。舞者擊膊拊脾鳴鳴，而音有不快，聲甚怨。公執酒亞之前曰：「予顧此聲少善，願沈郎賡歌以塞別。」命趨進筆硯。亞之受命，立為歌詞曰：

「擊體舞，恨滿煙光無處所。淚如雨，欲擬著詞不成語。金鳳銜紅舊繡衣，幾度宮中同看舞。人間春日正歡樂，日暮春風何處去。」

歌卒，授舞者，雜其聲而和之，四座皆泣。既再拜辭去，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。重入殿內時，見珠翠遺碎青階下，窗紗檀點依然。宮人泣對亞之，亞之感咽良久。因題宮門詩曰：

「君王多感放東歸，從此秦宮不復期。春景自傷秦喪主，落花如雨淚胭脂。」

竟別去。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。出關已，送吏曰：「公命盡此，且去。」亞之與別，語未卒，忽驚覺臥邸舍。

明日，亞之為友人崔九萬具道之。九萬博陵人，諳古，謂余曰：「《皇覽》云：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，非其神靈憑乎？」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，說如九萬言。嗚呼，弄玉既仙矣，惡又死乎！

亞之必多情者，不然，能感弄玉於夢中乎？閨穉官小說，冥中嫁娶，仍如人間。弄玉擇婿或有之，不知何以復死也。豈人不一死，如所云雞鳴國之說乎！果爾，則弄玉非仙矣。弄玉不仙，何以靈乎？弄玉而靈，將簫史獨無靈乎？又聞上界以歲為日，冥中以日為歲，然亦不應晝晌一夢，備悲歡離合之致也。吁，亦幻矣！

又《博異志》載：吳興姚合謂沈亞之曰：「吾友太原王炎云：元和初，夕夢游吳，侍吳王久之。聞宮中出輦，鳴簫擊鼓，言葬西施。王悲悼不止，立詔詞客作輓歌。炎遂應教作之，其詞曰：

『西望吳王闕，雲書鳳字碑。連工起珠帳，擇土葬金釵。滿地紅心草，三層碧玉階。春風無處所，淒恨不勝懷。』

既進詞，王甚嘉之。及寤，能記其實。」此與沈亞之事相近，必有仿而為之者。

以下離魂

張倩女

天授三年，清河張鎰，因官家於衡州。性簡靜，寡知友。無子，有女二人，其長早亡。幼女倩娘，端妍絕倫。鎰外甥太原王宙，幼聰悟，美容範，鎰常器重。每曰：「他時當以倩娘妻之。」後各長成，與倩娘嘗思感想於夢寐，家人莫知其狀。

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，鎰許焉。女聞而鬱抑，宙亦深恚恨。託以當調請赴京，止之，不可，遂厚遣之。宙陰恨悲慟，決別上船。日暮至山郭數里，夜方半，宙不寐。忽聞岸上有一人行，聲甚速，須臾至船。問之，乃倩娘，步行跣足而至。宙驚喜發狂，執手問其從來。泣曰：「君厚意如此，寢食相感。今將奪我此志，又知君深情不易，思將殺身奉報，是以亡命來奔。」宙非意所望，欣躍特甚。遂匿倩娘於船，連夜遁去。倍道兼行，數月至蜀。凡五年，生兩子。與鎰絕信。其妻常思父母，涕泣言曰：「吾曩日不能相負，棄大義而來奔君。今向五年，恩慈間阻。覆載之下，胡顏獨存也！」宙哀之，曰：「將歸，無苦。」遂俱歸衡州。

既至，宙獨身先至鎰家，首謝其事。鎰大驚曰：「倩娘疾在閨中數年，何其詭說也？」宙曰：「見在舟中。」鎰大驚，遂促使人驗之，果見倩娘在船中，顏色怡暢，訊使者曰：「大人安否？」家人異之，疾走報鎰。室中女聞，喜而起，飾妝更衣，笑而不

語。出與相迎，翕然而合為一體，其衣裳皆重。

其家以事不常，秘之，唯親戚間有潛知之者。後四□年間，夫妻皆喪。二男並孝廉擢第，至丞尉。唐人作《離魂記》。

柳氏女

鄭生者，天寶末應舉之京。至西郊，日暮投宿主人。主人問其姓，鄭以實對。內忽使婢出云：「娘子合是從姑。」須臾，見一老母自堂而下，鄭拜見，坐語久之。問其婚姻，乃曰：「姑有一外孫女在此，姓柳氏，其父見任淮陰縣令。與兒門第相埒。今欲配君子，以為何如？」鄭不敢辭。其夕成禮，極人世之樂，遂居之。

數月，姑謂鄭生：「可將婦歸柳家。」鄭如其言，挈其妻至淮陰，先報柳氏。柳舉家驚愕。柳妻意疑令有外婦生女，怨望形言。俄頃，女家人往視之，乃與家女無異。既入門，下車，冉冉行庭中。內女聞之笑出視，相值於庭中。兩女忽合，遂為一體。令即窮其事，乃是妻之母先亡，而嫁外孫女之魂焉。生復尋舊跡，都無所有。

石氏女

鉅鹿有龐阿者，美容儀。同郡石氏有女，曾內睹阿，心悅之。未幾，阿見此女來詣。阿妻妾極妒，聞之，使婢縛之送還石家，中路遂化為煙氣而滅。婢乃直詣石家，說此事。石氏之父大驚曰：「我女都不出門，豈可毀謗如此？」阿婦自是常加意伺察之。

居一夜，方值女在齋中，乃自拘執以詣石氏。石氏父見之愕然曰：「我適從內來，見女與母共作，何得在此？」即令婢僕於內喚女出，而所縛者奄然滅焉。父疑有異，遣其母詰之。女曰：「昔年龐阿來廳中，曾竊視之。自爾彷彿即夢詣阿，及入戶，即為妻所縛。」石曰：「天下遂有如此奇事！」夫精情所感，靈神為之。冥然滅者，蓋其魂神也。既而女誓心不嫁。經年，阿妻忽得邪病，醫藥無征。阿乃授釵石氏女為妻。事見《幽明記》。

《廣記》：漢時，有老日者開簾鬻術，忽見一老人持八字來問。日者推算良久，曰：「壽不永矣！」此老愀然而去。日者徐玩其命，乃已之生辰。因思：「此老面貌衣服與己無二，豈身魂乎！」未幾，日者果死。又《續搜神記》：宋時，有一人，忘其姓名。與婦同寢，天曉，婦起出後，夫尋出外。婦還，見其夫猶在被中眠。須臾，奴子外來云：「郎求鏡。」婦以奴詐，乃指牀上以示奴。奴云：「適在郎處來。」於是馳白其夫，其夫大愕。便入，夫婦共視被中人，高枕安寢，的是其形，了無一異。慮是魂神，不敢驚動。乃共以手徐徐撫牀，遂冉冉入席，漸漸消滅。夫婦惋怖。如此少時，夫得病，性理乖錯，於是終卒。離魂之事，往往有之。況神情所注，忽然而翔，自然之理，又何怪也。

董子馬姬

紹興董元瑞之子，聘同邑馬氏女為室。以馬之女未二□，不為之婚。男女各懷怨懟，同日得瘵疾。

既二年，並患在亟。一日，董氏村人見大官艦泊河下，一皂隸上，問：「何處董宅？」人指示之，忽不見。數日又至，村人怪而窺之，見舟中端坐一女子，盛飾美容，光彩奪目，左右滕侍□餘人。或問：「誰家女？」曰：「此馬氏姊也，來迎女婿。」或報董氏，使老嫗往覘其容，儼與馬姬無二。又明日，董生死，馬姬亦亡。其官艦中坐者，疑是魂魄先赴云。

觀燈美婦

宣和中，京師士人元夕出遊，至二美樓下，觀者填塞不可前。少駐步，見美婦人舉措倉皇，若有所失。問之，曰：「我逐時觀燈，適被人挨阻，迷失伴侶，今無所歸。」士以言誘之，欣然曰：「我不能歸，必被他人捉賣，幸君子憐之。」士人喜，即攜手與還舍。如是半月，寵嬖殊甚，亦無有人蹤跡之者。

一日，召所善友與飲，命婦人侍酒甚款。後數日，友復來曰：「前日所見之婦，安從得之？」曰：「吾以金買之也。」友曰：「恐不然，子當實告我。我前日酒間，見每過燭後，色必變。意非人類，不可不察。」士人曰：「相處累月，烏有是？」友曰：「葆真宮王文卿法師，善符籙，試謁之。若是祟，渠必能言。不然無傷也。」遂同往謁。王一見驚曰：「妖氣其濃，勢將難治。此祟絕異，非常鬼也。」厲指座間他客曰：「異日皆當為佐證。」坐者盡恐。士人已先聞友言，不敢復隱，具告之。師曰：「此物平時有何嗜好？」曰：「一錢篋極巧，常佩於身，不以示人。」王即硃書二符授之，曰：「公歸，俟其寢，以一符置其首，一置篋中。」士人歸，其婦大罵曰：「托身於君久矣，乃不見信。令道士書符，以鬼待我！」士初猶設詞以對，婦人曰：「某僕為我言，一符欲置吾首，一置篋中，何諱也？」士人不能隱，密訪之，僕初不言，益疑之。迨夜俟其睡。婦張燈制衣，達旦不息。士窘亟，走謁王師。師喜曰：「渠不過忍一夕，今夕必寐，第從吾戒。」是夜果熟睡，乃如戒施符。天明無所見，意謂已去。越二日，開封府遣獄吏逮王師下獄，曰：「某家婦人瘵疾三年，臨病革，忽大叫曰：『葆真宮王法師殺我！』遂死。家人方與沐浴，見首及下腰間皆有符，乃詣府投牒，云王以妖術殺其女。」王具言所以，即追士人，並向日座上諸客證之，皆同得免。王師建昌人。出《夷堅志》。

劉道濟

光化中，有文士劉道濟，止於天台山國清寺。嘗夢見一女子，引生於窗下，有側柏樹，葵花，遂為伉儷。後頻於夢中相遇，自不曉其故。無何，以明州奉化縣古寺內，見有一窗，側柏、葵花，宛是夢所游。有一客官寄寓於此，室中女有美才，貧而未聘，近中心疾。生所遇，乃女之魂也。

女一遇生，心疾自愈，不著究竟，令人悶絕。又有彭城劉生，夢入一倡樓，與諸輩狎飲。爾後但夢，便及彼處，自疑非夢。所遇之姬，芳香常襲衣。亦心邪所致耳。

以下附魂

吳興娘

大德中，揚州富人吳防禦，居春風樓側，與宦族崔君為鄰，交契甚厚。崔有子曰興哥，防禦有女曰興娘，俱在襁褓。崔君因求女為興哥婦，防禦許之，以金鳳釵一隻為約。

既而崔君遠宦，凡一□五載，音耗竟絕。女年□九矣。其母謂防禦曰：「崔家郎君，一去杳然。興娘長成矣，不可執守前言，令其失時也。」防禦曰：「吾已許吾故人矣。誠約已定，可食言耶？」女亦望生不至，因而感疾，沉綿枕席，半歲而終。父母哭之慟，臨殮，母持金鳳釵撫屍而泣曰：「此汝夫家之物也。今汝逝矣，吾留此安用？」遂簪於其髻而殯焉。

殯兩月，而崔生至。防禦迎之，訪問其故，則曰：「父為宣德府理官而卒，母亦先逝數年矣。今已服除，故不遠千里而來。」防禦下淚曰：「興娘薄命，為念君故得疾，於兩月前飲恨而死。今殯之矣。」引生入室，至其靈席前，焚楮錢以告之，舉家號慟。防禦謂生曰：「郎君父母既沒，道途又遠，今既來此，可便於吾家住宿。故人之子即吾子也。勿以興娘沒故，自同外人。」即令搬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。

將及半月，時值清明。防禦以女新歿，舉家上塚。興娘妹慶娘，年甫□七，是日與家眾同赴新墳，惟留崔生在家。至暮回歸，天色已黑。崔生於門迎。有轎二乘，前轎已入，後轎至生前，忽有物墮地鏗然。生急往拾之，乃金鳳釵一隻。欲納還防禦，則中門已閉。生還小齋，明燭兀坐。思念姻緣挫失，而子身寄跡於人，亦非久計。長歎數聲，方欲就枕，忽聞剝啄叩門。問之，則不答。不問，則又叩。如是者三，乃強起開門。視之，一女殊麗，立於門外，遽褰裙而入。生大驚，女子低容斂氣，向生細語曰：「崔郎不識妾耶？妾乃興娘之妹慶娘也。適來墜釵轎下，君拾得否？」欲止生室。生以其父待之厚，拒之甚確，至於再三。女忽赧怒曰：「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，置留小齋。汝乃敢於深夜誘我至此，欲將何如？我訴之於父，訟汝於官，必不捨汝矣！」生懼，不得已而從焉。至曉乃去。

自是暮隱而入，朝隱而出。往來於小齋，可一月半。忽一夕謂生曰：「妾處深閨，君居外館，今日之事，幸無人覺。誠恐好事多磨，佳期易阻。一旦聲跡彰露，親庭罪責。閉籠而鎖鸚鵡，打鴨而驚鴛鴦。在妾固所甘心，於君誠恐累德。莫若先事而發，懷璧而逃。或晦跡深村，或潛跡別郡，庶優游偕老，不致分離也。」生頗然其計，曰：「卿言亦自有理，吾方思之。因自念零丁孤苦，素乏親知，雖欲逃亡，竟將焉往。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，信義人也。居鎮江呂城，以耕種為業。今往投之，庶不我拒。」

至明日五更，與女輕裝而出。買船過瓜州，奔丹陽，訪於村氓，則金榮在焉。其家殷富，為本村保正。生乃大喜，造其門。至則初不相識也，生言其父姓名爵裡及己乳名，方始記認，則思而哭其主。挽生在堂而拜認曰：「此吾家郎君也！」生具告以故，乃虛正堂而處之，事之如事舊主。衣食之需，供給甚至。

生住金榮家將及一年，女告生曰：「始懼父母見責，故與君為卓氏之逃，大非獲已。今已及期矣。愛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倘其自歸，喜於再見，必不我罪。況親恩莫大，豈有終絕之理乎？」生從其言，即與之別金榮，渡江入城。將近其家，謂生曰：「妾逃竄一年，今遽與君往，或恐觸彼之怒。君可先之，妾艤舟於此以候。」臨行復呼生回，以金鳳釵與之曰：「如或疑拒，當出此示之可也。」生至門，防禦欣然迎之，反致謝曰：「昨顧待不週，致君他適。老夫之罪也，幸勿見責！」生拜伏不敢仰視，但稱死罪。防禦駭然曰：「何故乃爾？願得開陳，釋我疑慮。」生惶愧言曰：「曩者房帷事密，兒女情多。負不義之名，犯私通之律。不告而娶，竊負而逃。竄伏村墟，曠絕音問。今攜令愛同此歸寧，伏望恕其罪譴，使得終遂于飛。大人有溺愛之恩，小子有室家之樂，是所幸也。」防禦曰：「吾女臥病在牀，今乃一載。饘粥不進，轉側須人。豈有是事也？」生謂其恐為門戶之辱，故飾詞以拒之。乃曰：「目今慶娘在於舟中，可令人舁取之來。」防禦雖不信，姑令家童馳往視之。至江，並無所見。防禦大怒，責生妖妄。生乃袖中取出金鳳釵以進。防禦見之，大驚曰：「此物吾亡女與娘殉葬之物，胡為至此？」疑惑之際，慶娘忽於牀上欣然而起，出至堂前，拜其父曰：「興娘不幸，早辭嚴侍，遠棄荒郊。然與崔生緣分未斷，今來此，意亦無他，請以愛妹慶娘續其婚爾。如從所請，妹病即痊。不然，命盡此矣。」舉家驚駭，視其身則慶娘，而言動舉止則興娘也。父詰之云：「汝既死矣，安得復於人世為此亂惑乎？」對曰：「女之死也，冥司以女無罪，不復拘禁。得隸玉皇娘娘帳下，掌傳箋奏。切以世緣未盡，故特給假一年，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姻緣爾。」防禦聞其言，乃許之。即斂容拜謝其父，又與崔生執手歔歔為別。且曰：「父母許我矣，汝好做嬌客，慎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。」言訖，慟哭仆地，視之已死矣。急以湯藥灌之，移時乃蘇。其病即痊，行動如常。叩以前事，並云罔知。防禦遂涓吉續崔生之婚。生感興娘之情，以金鳳釵賣於市，得鈔二□錠，盡買香燭楮幣，齎諸瓊花觀，命道士建醮三晝夜，以報興娘。興娘復托夢於崔生曰：「薦拔尚有餘情，雖隔幽冥，實深感佩。小妹慶娘，直性柔和，宜善待之。」生聞之，驚悼而覺。此後遂絕。

賈雲華

至正間，有魏鵬者，字寓言，襄陽人。父巫臣，延祐初參政浙江行省卒。母郢國蕭夫人。二兄鸞鸞惟生獨秀美，善屬文，鄉里稱焉。

先是參政時，蕭夫人善於賈平章之夫人曰邢國。平章幽州人，卒於杭，遂留居焉。至是生母遣生詣之，授以書曰：「以此呈邢國，勿妄開也。」生私啟之，知有指腹之約，欣喜而已。

逾月抵杭，旅邊嫗之舍。邊故達睦寵姬，後嫁民間。今雖已老，然善刺繡，喜談謔，多往來達官家。生問賈平章家事，嫗備道之。生亦為語郢國遣己故，嫗為之先於邢國。邢國驚喜，使亟召之。生至再拜，呈母書。頃間，一童子出，娟娟如瓊瑤。邢國曰：「小兒子麟也。」令拜生已，復命侍兒喚娉娉。須臾，雙鬟擁一女子穿繡幕而來。曰：「小女子也。」亦拜生已，乃退立邢國左右。生竊視，真國色矣。邢國與生各為寒溫。少焉治具，親酌飲生，生跪而受。顧謂娉娉曰：「郎君長汝，汝兄事之。」更令娉與麟酌以飲生。既乃令家僮引生就堂外東廂止宿。生至，則嫗家行李已先在焉。

居月餘，生念邢國雖甚款愛，而語不及姻事，且疑兄事之命。乃密祈夢於伍相祠，得神報云：「酒雪堂中人再世，月中方得見嫦娥。」莫曉所謂，但私識之。

一日平旦，生入問邢國，出至重堂，轉堂後曲巷，以造娉室。娉方低鬟束雙彎著羅襪。生屏身戶外，窺於隙間。福福見之以報，娉怒，將白邢國。生惶恐謝，娉亦解。更以閨前瑞香贈生，令福福送生出。生即重賂福福，使之挑娉。福福出吳綾令生書，有「海棠枝上拭新紅」之句。謂生曰：「我持此去，君徐來。」及見娉，乃佯墮。娉見詩色變，生趨謝，繼之以跪。娉乃令生就坐，生從容曰：「千里至此，本為姻盟。今夫人了無一語，其意可知。而子復漠然相視，當即促裝與子訣矣。」娉歎曰：「人非木石，誰獨無情。君之此言，豈知我者。」生即求合，娉拒之曰：「晚當遣福福詣君，有語相告。」已而夫人歸，生乃趨出。

至暮，福福至。約以明夜達生處，生喜不可制。明日，生之友招生過平康，生辭，固曳以去，勸飲至醉，歸則臥石欄側地上。時娉乘間赴生，而生適大醉。呼之不覺，乃悵然書一絕於生練裙上，有曰：

「襄王自是無情緒，醉臥月明花影中。」

生覺，悵然追恨。

逾數日，邢國往作佛事，娉與生送之。娉密語生，是夜竟達娉處。少焉就枕，生曰：「今夕可謂『海棠枝上拭新紅』也。」自是更數夕，而生得母、兄書，令歸就試。更有書及邢國，使促生還。生不得已，夜入別娉，相視悲泣。明日，生入拜邢國，遂竟別去。

抵家就試，得首選。赴燕，復登第。及廷試，名在前列。生思念娉，乃以翰苑自求外補，得浙江提舉。乃赴錢塘，先詣賈宅謁邢國。娉見生，悲喜交集。已而命酌，既暮就館。

居月餘，生與娉情好愈篤，多不自簡。侍女有春鴻者，以宿恨怨娉，欲報之。一日，生與娉對弈池畔小亭上。鴻趨夫人曰：「園中池蓮並蒂二色，請觀之。」時娉與生方談笑爭局，適風撼花枝墜局中。娉起視之，見夫人且至，生乃遁去。明日，夫人召生為瑞蓮之宴，娉及麟皆在，各為吟詠，相稱賞而退。自是娉屈意事鴻，得其心，且樂為用。而生母訃音已至，生乃倉卒告歸。

先是，生以姻事屬邊嫗，使探邢國意。會邢國屬邊嫗覓婿，嫗曰：「頗、牧自在禁中，何遠求耶？」夫人曰：「非魏提舉乎？佳則佳矣，但終歷仕途，勢且攜去。若嫁他鄉，寧死不忍。」嫗還以復生。生曰：「余固知之。沉重罹荼毒，行色匆匆，殞越之餘，寧暇及此？雖然，此先堂意也。天地鬼神，昭布森列。息壤在彼，豈以吾母既亡而背盟棄好。嫗若責以大義，或庶幾焉。」嫗如言以進。夫人曰：「縱有蘇、張，如不聽何！」嫗退。生歎曰：「死生之期，自此至矣！」乃促裝以歸。

娉伺夫人既寢，召生入與訣。至則相持而泣，魂斷心摧。福福等亦哽咽悵悵，不能仰視。酒半，娉舉杯前曰：「兄不來矣！不偕伉儷，從此途人。妾命薄春冰，身輕秋葉。雲泥異路，濁水清塵。然既委身，豈能再適？死以為期，言猶在耳。行當寄魂空木，畢命窮泉。長恨悠悠，曷其有極！平時兄命我歌，我每赧愧。今當永訣，為君一曲，君其聽之。正唐所謂『一聲河滿子，雙淚落君前』也。」歌曰：

「隨水落花，離弦飛箭。今生無處能相見。長江縱使向西流，也應不盡千年怨。盟誓無憑，情緣無便。願魂化作銜泥燕。一年一度一歸來，孤雌獨入郎庭院。」

明日，娉乃破盒中鏡及琴上冰弦，遣福福付生。生入別邢國。邢國召娉別生，娉不肯出，生亦不強，遂行。

是歲，麟舉鄉試，明年登進士，授咸寧尹。乃舉家之陝，娉亦隨行。娉自別生，食寢俱廢。兼之道途困頓，抵縣決旬，而勢且垂絕矣。邢國憂之，莫曉其故，研問侍婢，始得其概，懊恨無及。一日，沐浴梳飾，衣服如常，拜於母前曰：「兒不幸，死在旦夕。母恩未報，飲恨黃泉。賴有靈昭（麟字），可為終養。願夫人割不忍之愛。」又語麟曰：「弟早擢巍科，前程遠大。但願早尋佳偶，以奉夫人。我命薄年促，徒以死相累耳。若我歿後，托一坏之土，權殯於此。俟弟改官北歸，攜骨還葬，志願畢矣。」語畢，返室，以手書囑福福曰：「以是寄魏生，俾知我為泉下客矣。」言訖，淚如雨下。至晚竟逝。

麟漆棺斂之，寄開元寺中。無何，縣有劇盜遁於襄陽，官遣胥吏康鐸往捕之。福福乃出婢緘於麟，俾因鐸寄去。麟覽之，乃集唐絕句□首，與生為訣之詞也。麟以白母，母曰：「人已逝矣，勿違其意。」遂命寄去。詩曰：

「兩行清淚語前流，千里佳期一夕休。倚柱尋思倍惆悵，寂寥燈下不勝愁。

倚欄無語倍傷情，鄉思撩人撥不平。寂寞閒庭春又晚，煙花零落過清明。
相見時難別亦難，寒潮惟帶夕陽還。鈿蟬金雁皆零落，離別煙波傷玉顏。
自從消瘦減容光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獨宿孤房淚如雨，秋宵只為一人長。
紗窗日落漸黃昏，春夢無心只似云。萬里寂寥音信斷，將身何處更逢君。
一身憔悴對花眠，零落殘魂倍黯然。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悠悠生死別經年。
真成薄命久尋思，宛轉娥眉能幾時。漢水楚雲千萬里，留君不住益淒其。
魂歸冥漠魄歸泉，卻恨青娥誤少年。三尺孤墳何處是，每逢寒食一潸然。
物換星移幾度秋，鳥啼花落水空流。人間何事甚惆悵，貴賤同歸土一丘。
一封書寄數行啼，莫動哀吟易慘淒。古往今來只如此，幾多紅粉委黃泥。」

生家居苦塊，度日如年。追念舊歡，遽成陳跡。忽康鐸者自陝至，得婢凶問，並所集古句，讀之，悶而復甦，誓不再娶。乃於峴山墮淚碑側，為位以哭。

未久，生服滿赴都，除陝西儒學正提舉。復得與麟相見，拜謁夫人已，乃詢婢殯棺，即往痛哭。以手叩墓曰：「寓言在此。想子生平，精靈未散，豈不能為華山畿乎？」是夕宿公署，彷彿見婢來曰：「天果從人願乎？」生忘其死也，遽擁抱之。婢曰：「君勿見持，當有奉告。妾死後，冥可以妾無罪過，命入金華宮，得掌箋奏。今當感君不娶之言，將命我返魂。而屋舍已敝，當假他屍，尚未有便。數在冬末，方可遂耳。」語畢不見。生驚覺，但見淡月侵簷，冷風拂面，四顧淒然，泣數行下。

是年冬，有長安城宋子璧者，一女暴卒。三日忽蘇，不認其父母。曰：「我賈平章女，今咸寧縣尹之姊也。死已二載，數當返魂。」竟奔賈宅，見夫人及麟，呼福福、春鴻名字，索存日遺物，毫髮不爽。夫人曰：「此天作之合也。」乃報魏生。生亦以夢中語告。於是再締前盟，夫人暨福福等俱往送焉。花燭之夕，真處子也。枕上話舊，一事不遺。是日宴於提舉後堂，宋丞一門亦與焉。詢丞女名曰月娥，堂有匾額曰「酒雪」，因悟伍相夢中語，至是皆驗。

月娥後生三子，皆得官。生仕至兵部尚書，月娥封鄧國夫人。輯其吟詠，題曰《唱隨集》，賈雲石為之序云。

以下招魂

李夫人（再見）

武帝追念李夫人不已，齊人李少翁自云能致其神。乃夜張帳，明燭，陳酒食。令帝居他帳中遙望，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，帝欲就視，少翁止之。帝為詩曰：

「是耶？非耶？立而望之，偏何姍姍其來遲！」

復作賦曰：

「美聯娟以脩娉兮，命天絕而弗長。飾莊容以延佇兮，泯不歸乎故鄉。慘鬱鬱其悶感兮，處幽隱而懷傷。稅餘馬於上椒兮，掩脩夜之不陽。」

一說：暗海有潛英之石，其色青，輕如毛羽。寒盛則石溫，暑盛則石冷。刻為人像，神悟不異真人。李少君致此石，刻作李夫人形，置於輕紗幙內，望之宛若生時。帝大悅。問少君曰：「可得近乎？」少君曰：「譬如中宵忽夢，而晝可得近觀乎？此石毒，宜遠望，不可邇也。」帝乃從其諫。少君令舂此石人為丸。帝服之，不復思夢。

楊太真

馬嵬變後，明皇朝夕思惟，形神憔悴。有道士王舟者，以少君術求見。上極其寵待，冀得復見，雖死不恨。道士出袖中筆墨，索細黃絹，誦咒呵筆，畫一女人像。若天師所畫將符，僅類人形而已。使上齋戒懷之，凝神定慮，想其平日，三日三夜不懈。道士曰：「得之矣。」上出像觀之，乃真貴妃面貌也。上喜甚。道士笑曰：「未也，請具五色帳，結壇供之。」索□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□四人，齊聲歌子建《步虛詞》。道士復焚符誦咒，吸煙呵像上。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。至定昏時，請上自秉燭入帳中。

先是，道士以五色石示上，謂之衡遙。以少許研極細，和以諸藥，令作燭。外畫五色花，謂之還形燭。上既入，道士命侍者出，反閉金扉，以葢絨鎖鎖之。於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曰：「以天下之主，不能庇一弱女，何面顏復見妾乎！沉香亭下，月中之誓何在也！」上亦淚下，言馬嵬之變，出於不意。其言甚多，太真意少釋。與上曲盡綢繆，勝於平日，脫臂上玉環內上臂。

天未明，道士啟扉曰：「宜別矣！」上出帳回視，不復更見，惟玉環宛然在臂耳。道士具言太真所以屍解，今見為某洞仙甚悉。多所秘。

白樂天《長恨歌敘》云：上皇追念貴妃不已，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，云有李少君之術。上皇大喜，命致其神。方士竭其術以索之，不能至。又游神馭氣，出天界、入地府求之，竟不見。又旁求四虛之上下，東極絕大海，跨蓬萊。忽見最高山，山上多樓閣。泊至西廂下，有洞戶東向，闔其門，額署曰：「玉妃太真院」。方士抽簪叩門，有碧衣侍女至，詰其所從來。方士因稱天子使者，且致其命。碧衣云：「玉妃方寢，請少待。」逾時碧衣延入，玉妃出。冠金鳳冠，披紫綃霞帔，佩紅玉，曳鳳舄。左右侍女七八人。揖方士問曰：「皇帝安否？」次問天寶□四載以還事，言訖惘然。指碧衣侍女，取金鈿合折其半授使者，曰：「為我謝太上皇，謹獻是物，尋舊好也。」方士將行，復前跪致詞：「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，驗於太上皇。不然，恐負新垣平之詐也。」玉妃徐言曰：「昔天寶□四載，侍輦避暑驪山宮。秋七月，牽牛織女相見之夕，上憑肩而望，密相誓心，願世世為夫婦，此獨君王知之耳。」因言：「太上皇亦不久居人間，幸自珍愛。」使者還，具奏太上皇，皇心震悼。其說與此不同。

許至雍妻

許至雍妻早沒，至雍懷思頗切。每風景閒夜，笙歌盡席，未嘗不歎泣悲嗟。至雍八月□五日夜，於庭前撫琴玩月已久，忽覺簾屏間有人行，嗟吁數聲。至雍問曰：「誰人至此，必有異也。」良久，聞有人語，乃是亡妻。云：「若欲得相見，遇趙□四，莫惜三貫六百錢。」至雍驚起問之，乃無所見。自此常記其言，則不知趙□四何人也。

後數年，至雍閒遊蘇州。時方春，見少年□餘輩，皆婦人裝，乘畫船，將謁吳太伯廟。許生因問人曰：「彼何為者？」答曰：「此州有男巫趙□四，言事多中，為土人所敬服。此皆趙生之下輩也。」許生問：「趙生何術？」曰：「善致人魂耳。」許生喜符其妻之說。明早詣趙，具陳懇切之意。趙生曰：「某所致者生魂耳。今召死魂，又令生人見之，某久不為，不知召得否。知郎君重念，又神理已有所白，某安得辭。」乃計其所費之值，果三貫六百。遂擇良日，灑掃焚香，施牀几於西壁下。於簷外結壇場，致酒脯，呼嘯舞拜，彈胡琴。至夕，令許君處於堂內東隅，趙生乃於簷下垂簾臥，不語。至三更，忽聞庭際有人行聲。趙生乃問曰：「莫是許秀才夫人否？」聞吁嗟數四，應云：「是。」趙生曰：「以秀才誠意懇切，故敢相迎，夫人無怪也。請夫人入堂中。」逡巡似有人揭簾，見許生之妻，淡服薄妝，拜趙生。徐入堂內，西向而坐。許生涕泗嗚咽曰：「君得無枉橫否？」妻曰：「命耳，安有枉橫！」因問兒女與家人及親舊閭閻等事，往復數□句。許生又問：「人間尚佛經，呼為功德，此誠有否？」妻曰：「皆有也。」又曰：「要功德否？」妻云：「某生平無惡，豈有罪乎！」良久，趙生曰：「夫人可去矣，恐多時即有譴謫。」妻乃出。許生相隨泣涕曰：「願惠一物為記！」妻泣曰：「幽冥唯有淚，可以傳於人代。君有衣服，可投一事於地。」許生脫一汗衫置地，妻取之，

懸於庭前樹枝間，以衫蔽面，大哭良久。揮手卻許生，若乘空而去。許生取衫視之，淚痕皆血也。許生痛悼，數日不食。趙生名何。

韋氏妓

京兆韋氏子，舉進士，門閥甚盛。嘗納妓於洛，顏色明秀，尤善音律。韋曾令寫杜工部詩，得本甚舛，妓隨筆改正，文理曉然。年二□一而卒。韋悼痛之，甚為羸瘠。棄事而寐，意其夢見。

一日，家僮有言：「嵩山任處士有返魂術。」韋召而求之。任命擇日齋戒，除一室，舒幃焚香，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魂。韋搜衣笥，盡施僧矣，惟餘一金縷裙。任曰：「事濟矣。」

是夕，絕人屏事，且以昵近悲泣為戒。燃蠟炬於香前，曰：「睹燭燃寸，即復去矣。」韋潔服斂息，一秉其誨。

是夜，萬籟俱止，河漢澄明。任忽長歎，持裙面幃而招。如是者三，忽聞吁歎之聲。俄頃映幃微出，斜睇而立。幽芳怨態，若不自勝。韋驚起泣，任曰：「無庸恐迫，以致倏回。」生忍淚揖之，無異平生。或與之言，頷首而已。逾刻，燭盡及期，欸欲逼之，紛然而滅。韋乃捧幃長慟，既絕而蘇。任生曰：「某非獵金者，哀君情切，故來奉救。漚沫槿豔，不必置懷。」韋欲酬之，不顧而別。

韋嘗賦詩曰：

「惆悵金泥簇蝶裙，春來猶見伴行云。不教佈施剛留得，渾似初逢李少君。」

韋自此鬱鬱不懌，逾年而歿。

北海道人

北海營陵有道人，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。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，聞而往見之曰：「願令我一見亡婦，死不恨矣。」道人曰：「卿可往見之。若聞鼓聲，即出勿留。」乃語其相見之術。於是與婦言語，悲喜恩情如生。良久，聞鼓聲瑯瑯，不能得往。當出戶時，奄忽執其衣裾，戶開，掣絕而去。至後歲餘，此人身亡。室家葬之，開塚，見婦棺蓋下有衣裾。出《搜神記》。

以下畫幻

真真

唐進士趙顏，於畫工處得一軟障，圖一婦人甚麗。顏謂畫工曰：「世無其人也。如何令生，某願納為妻。」畫工曰：「余神畫也。此亦有名，曰真真。呼其名百日，晝夜不息，必應。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灌之，必活。」

顏如其言，遂呼之百日，晝夜不止，乃應曰「諾」。急以百家彩灰酒灌，遂活，下步，言笑飲食如常。曰：「謝君召妾，妾願事箕帚。」終歲生一兒。

兒年兩歲，友人曰：「此妖也，必與君為患。余有神劍可斬之。」其夕乃遺顏劍，劍才及顏室，真真乃泣曰：「妾南嶽地仙也。無何，為人畫妾之形，君又呼妾名。既不奪君願，君今疑妾，妾不可住。」言訖，攜其子卻上軟障，嘔出先所飲百家彩灰酒。睹其障，唯添一孩子，皆是畫焉。出《聞奇錄》。

吳四娘

臨川貢士張樸赴省試，行次玉道山中。暮宿旅店，揭薦治榻，得絹畫一幅。展視之，乃一美人寫真，其旁題「四娘」二字。以問主者，答曰：「非吾家物。比來士子應詔東下，每夕有寓客，殆好事少年所攜而遺之者。」樸旅懷淫蕩，注目不釋。援筆書曰：「捏土為香，禱告四娘。四娘有靈，今夕同牀。」因掛之於壁，酤酒獨酌。持杯接其吻曰：「能為我飲否？」燈下恍惚覺軸上應聲，莞爾微笑。醉而就枕。俄有女子臥其側，撼之使醒，曰：「我是卷中人，感爾多情，故來相伴。」於是撫接盡歡，將曉告去。曰：「先詣前途侍候。」自是夜夜必來，泊到臨安亦然。但不肯說鄉里姓氏。樸嘗謂之曰：「汝既通靈，能入貢院探題目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彼處神人守衛，巡察周備，無路可入。」試罷西歸，追隨如初。將至玉山，慘然曰：「明當抵向來邂逅之地，正使未晚，盍弛擔，吾當與子決別。」及期，樸執其手曰：「我未曾娶，願與汝同歸白母，以禮婚聘。」女曰：「我宿緣合伉儷，今則未也。君今舉失利，明年授室。為別不久，他時當自知。」瞥然而去。

樸果下第，尋納婚於崇仁吳氏，來春好合。妻之容貌，絕類卷中人，而排行亦第四。一日，戲語妻曰：「方媒灼許議卿，吾私遣畫工圖爾貌。」妻未之信。開笥出示，吳門長幼見之，合詞贊歎，以為無分毫不似，可謂異矣。出《夷堅志》。

薛雍妻

金陵士子薛雍妻亡，感念不置。一夕，妻現形曰：「冥官以子精誠，遣來相伴。」雍喜留宿，婉孌如生。朝往夕來，家人皆不避。雍自謂奇遇，詫於其友。友皆嘖嘖曰：「薛郎多情，能感冥契。」為賦《夢鸞詩》志之。

已而，雍日困瘁，其父詰之，以實告。父曰：「妖也。」請道士治之。道士奉王靈官，甚神，至是無驗。語雍曰：「吾術盡矣，而妖不服，何也？」授以五色線曰：「來則絀其裾。」雍如戒。明旦物色，遍諸寺院不得。偶舉首，見壁間畫女一紙，其色線在焉。乃悟妻喪後，日夕視畫而歎，精神感通，遂爾成孽。取焚之，微有血出。雍少時而卒。

紹興上舍葛棠，狂而有文。每下筆千餘言，未嘗就稿。恒慕陶潛、李白之為人，事輒效之。天順間，築一亭於圃，匾其亭曰「風月分司」，旦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。壁間張一古畫，乃桃花仕女。棠對之戲曰：「誠得女捧觴，豈吝千金！」迨夜，一美姬進曰：「久識上舍詞章之士，日間又垂深念，特至此歌以侑觴。」棠飲半酣，略不計真偽，曰：「吾欲一杯一曲。」姬連歌百曲，棠沉醉而臥。翌曉，視畫上，不見仕女，少焉復在。棠怪之，慮其致禍，乃投諸火。又《稗史》載：鄉人程景陽夜臥，燈未滅，見二美女館烏雲髻，薄妝朱粉坐於旁。戲調備至，加以狎嫖。程老年已高，略不答。二女各批一頰，拏撼之，乃去。明日視之，傷痕存焉。兒曹不知何怪。久之，乃碎所臥枕屏，方於古畫絹中得二女，蓋為妖者。亟焚之。傳云：「物久則為妖。」若畫出名手，乃精神所寫。如僧繇、道子，筆筆通靈。況復以精神近之，安得不出現如生也？

勝兒

吳泰伯廟，在蘇閭門之內。每春秋季，市肆皆率其黨，合牢禮，祈福於三讓王，多圖善馬、彩輿、子女以獻之。非其月亦無虛日。

乙丑春，有金銀行首，糾合其徒，以輕綃畫美人侍女，捧胡琴以從，名美人為勝兒。蓋前後所繪者，無以匹也。女巫方舞，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，置酒於廟之東通波館。而欠仲思寢，乃就榻。方寐，見紫衣冠者言曰：「讓王奉屈。」劉生隨而至廟，周旋揖讓而坐。王語劉曰：「適納一胡，琴藝精而色麗。知吾子善歌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，以寵其藝。」因命酌人間酒以飲生，並獻酒物。視之，乃適館中祖筵者也。生始頗不甘，既飲數杯，微醉而作歌曰：

「繁弦已停雜吹歇，勝兒調弄遷沙發。四弦攏捻三四聲，喚起邊風駐寒月。大聲漕漕奔泥泥，浪蹙波翻倒溟渤。小弦切切怨颼颼，鬼泣神悲低悉窣。側腕斜挑掣流電，當秋直戛騰秋鶻。漢妃徒得端正名，秦女虛誇有仙骨。我聞天寶年前事，涼州水西作城窟。麻衣左袂皆漢民，不幸胡塵暫蹙。太平之末狂胡亂，犬豕奔騰恣唐突。玄宗未到萬里橋，東洛西京一時沒。一朝漢民沒為虜，飲恨吞聲空嗚咽。時看漢月望漢天，怨氣衝星成彗孛。國門之西八九鎮，高城深壘閉門卒。河湟咫尺不能收，挽索推車徒屹屹。今朝聞奏《涼州》曲，使我神魂暗超忽。勝兒若向邊塞彈，征人血淚應闌干。」

歌成，劉生乘醉落筆，草札而獻。王尋繹數四，召勝兒以授之。王之侍兒有不樂者，怒形於面。生恃酒以金如意擊勝兒，破血淋襟袖，生乃驚起。明日視繪素，果有損痕。歌今傳吳中。

金山婦人

有士人自浙西赴官湖外。妻絕美。舟過揚子江，大風作於金山寺下。舟覆，妻孥盡溺，唯士人賴小艇得脫。就寺哀慟累日，然後去。

三年後，滿秩東還，復經故處，就寺設水陸供薦，禱於佛，乞使妻早受生。罷時已四更。少焉，童奴掃地，逢一婦人，滿身流液饑涎，裸跣抱柱，如醉如癡，喚之不應。黎明，僧眾聚觀，士人亦至。細認之，乃其妻也。駭怖無以喻，命加薰燎，具湯藥守之。至食時，稍稍知人。自引手接湯，俄而復活。夫婦相持而泣，遂言其故曰：「我初沒時，如被人拖腳引下，吃水數口。入水底，為綠衣一官人攜入穴。穴高且深，置我土室中。以我為妻，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，未嘗茹葷。問其安得此物，初猶笑不言。及既昵熟，方云是水陸會中得來。因告之曰：『我囚悶已久，試帶我出瞻仰佛事，少歡心意如何？』彼堅拒不可。求之屢矣，一夕許之。我因攀險梯危上寺中，望燈燭煒煌，華幡間列。及詣香案邊聽疏，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。我料君在此，盤旋繞寺不肯返。綠衣苦見促，我故延留。會罷燭滅，強拽我行。我聞君咳聲，願見不得，緊抱廊柱不放，遭他毆打困極。他怕天曉，始捨去。此身墮九泉下，不知歲月。賴君復生，皆佛力廣大所致。」喜甚而哭，夫亦哭，遂為夫婦如初。滿寺之人，莫不驚異。綠衣者，蓋水府判官也。出《夷堅志》。

鬼國母

建康巨商楊二郎，本以牙儉起家。數販南海，往來□餘年，累貲千萬。淳熙中遇盜，同舟盡死，楊墜水得免。逢木抱之，浮沉兩日，漂至一島。登岸，信腳所之，入一洞中。男女多裸形，雜沓聚觀。一最尊者稱為鬼國母，令引前問曰：「汝願住此否？」楊無計逃生，應曰：「願住。」母即命餐治室，合為夫婦。飲食起居，與世間不異。或旬日，或半月，常有駛卒持書。一日，真仙邀迎國母請赴瓊室。母往，其眾悉從，楊獨處洞中。它日，楊亦請行，母曰：「汝凡人，不可。」楊累懇，母許之。飄然履虛，如躡煙云。至一館宇，優樂盤肴，極為豐潔。母正位而坐，引楊伏於車幃，戒之屏息勿動。移時，庭中焚楮，哭聲齊發。審聽之，即楊之家人聲也。乃從車下出。家人皆以為鬼，惟妻泣曰：「汝沒於海中二年餘，我為汝發喪行服，招魂卜葬。今夕除靈，故設水陸做道場，何由在此？人耶鬼耶？」楊曰：「我原不曾死。」具道所遇曲折，妻方信之。鬼母在外招呼，繼以怒罵，然終不能相近。少頃寂然。楊乃調藥補治，數年始復本形。

黃損

秀士黃損者，丰姿韶秀，早有雋譽。家世閥閱，至生旁落。生有玉馬墜，色澤溫栗，鏤刻精工，生自幼佩帶。一日遊市中，遇老叟鶴髮朱標，大類有道者。生與談竟日，語多玄解。向生乞取玉墜，生亦無所吝惜，解授。老人不謝而去。

荊襄守帥慕生才名，聘為記室。生應其聘，行至江渚，見一舟泊岸，篷窗雅潔，朱欄油幕。訊之，乃賣於蜀者，道出荊襄。生求附舟，主人欣然諾焉。抵暮，生方解衣假寐，忽聞箏聲淒惋，大似薛瓊瓊。瓊瓊狹邪女，箏得郝善素遺法，為當時第一手，此生素所狎暱者也，入宮供奉矣。生急披衣起，從窗中窺伺，見幼女年未及笄，衣杏紅輕綃，雲鬟半暉，燃蘭膏，焚鳳腦，纖手撫箏。而嬌豔之容，婉媚之態，非目所睹。少選，箏聲闌寂，蘭銷篆滅。生視之，神魂俱蕩，情不自持。挑燈成一詞云：

「生平無所願，願作樂中箏。得近佳人纖手指，呀羅裙上放嬌聲。便死也為榮。」

遂展轉不寐。早起伺之。女理妝甫畢，容更鮮妍。以金盆潔手，玉腕蘭芽，香氣芬馥，撲出窗櫺。生恐舟人知之，不敢久視。乘間以前詞書名字，從門隙中投入。女拾詞閱之，歎賞良久，曰：「豈意庾子山復見今日耶！」遂啟半窗窺生，見生丰姿皎然，乃曰：「生平恥為販夫婦，若與此生偕伉儷，願畢矣！」自是啟朱戶，露半體，頻以目挑。畏父在舟，倏啟倏閉，終不通一語。

停午，主人出舟理楫。女隔窗招生密語曰：「夜無先寢，妾有一言。」生喜不自勝，惟恨陽烏不速墜也。至夜，新月微明，輕風徐拂，女開半戶，謂生曰：「君室中有婦乎？」生曰：「未也。」女曰：「妾賈人女，小字玉娥，幼喜弄柔翰。承示佳詞，逸思新美。君一片有心人也。願得從伯鸞，齊眉德曜足矣。倘不如願，有相從地下耳。慕君才華，不羞自獻。君異日富貴，萬勿相忘。」生曰：「卿家雅意，陽侯、河伯實聞此言，所不如盟者，無能濟河。」女曰：「舟子在前，嚴父在側，難以盡言。某月某日，舟至涪州，父偕舟人往賽水神，日晡方返。君來當為決策。勿以紆道失期，使妾望眼空穿也。」生曰：「敬如約。」生欲執其手，女謹避不可犯。其父呼女，女急掩門就寢。生恍惚如在柯蟻夢中，五夜目不交睫。

次日，舟泊荊江，群從促行。生徘徊不忍去，促之再三，始簡裝登岸。復佇立顧望。女亦從窗中以目送生。粉黛淫淫，有淚痕矣。生歛歔哽咽。頃之，輕舟持帆，迅速如飛，生益不勝情。入謁守帥，心搖搖如懸旌。帥屢叩之，不能舉詞。惟辭帥欲往謁故友，數日復來。帥曰：「軍務倥傯，急需借箸，且無他往。」命使潔幸舍，治供具，館生。生逡巡就旅舍，陴守甚嚴。生度不得出，恐失前期，逾垣逃走。沿途問訊，間關險阻，如期抵涪州。客舟雲集，見一水崖，綠陰拂岸，女舟孤泊其下。女獨倚篷窗，如有所待。見生至，喜動顏色。招之曰：「郎君可謂信士矣。」囑生水急，繼續登舟，生以手解維欲登，水勢洶湧，力不能持。舟逐水漂漾，瞬息順流，去若飛電。生自岸叫呼，女從舟哭泣。生沿河渚狂奔□餘里，望舟若滅若沒，不復見矣。

晚，女父至，覓舟不得。或謂纜斷，舟隨水去多時矣。女父急覓舟，追尋無跡，涕泗而回故里。

適瓊瓊之假母薛嫗者，以瓊瓊供奉內庭，隨之長安。行抵漢水，見舟覆中流，急命長年繼起。舟中一幼女，有殊色，氣息奄奄。嫗覆以紵絮，調以蘇合，逾日方醒。詰其姓氏，曰：「妾裴姓，名娥小字也。隨父入蜀，至涪州，父偕舟人賽神，妾獨居舟中，纜解漂沒至此。」嫗曰：「字人無也？」女言與生訂盟矣，出其詞為信。嫗素契重生。乃善視女，攜入長安。謂之曰：「黃生，吾素所向慕也，歲當試士，生必入長安。為汝偵訪，宿盟可諧也。」女銜謝不已。自此女脩容不整，扃戶深藏，刺繡自給。思生之面，寢食俱廢。或夢呼生名而不覺也。

一日，有胡僧直抵其室募化，女見僧有異狀。女跪膜拜曰：「弟子墮落火坑，有宿緣未了，望師指迷津。」僧曰：「汝誠念皈依，但汝有塵劫，我授汝玉墜，佩之可解，勿輕離衣裾。」授女而出。女心竊異之，未敢泄於嫗也。然生遍訪女，杳然無蹤，若醉若狂，功名無復置念。窮途資盡，每望門投止。適至荒林，見古刹，生入投宿。有老僧趺坐入定，生以五體投地。僧曰：「先生欲了生死耶？」生曰：「否否。舊與一女子有約涪州，為天吳漂沒。師，聖僧也，敢以叩問。」僧曰：「老僧心若死灰，豈知兒女子事。速去，毋困我！」生固求，僧以杖驅之使出。生禮拜益堅。僧曰：「姑俟君試後，徐為訪求，當有報命。」生曰：「富貴吾所自有也，佳人難再得。願慈悲憐憫，速為指示。」僧曰：「大丈夫致身青雲，亢宗顯親，乃其事也。迷念欲海，非夫矣。」迫之再三，復出數金，以助行裝。生不得已，一宿戒行，終戀不能捨。勉強應制，得通籍，授金部郎。

時呂用之柄政，斂怨中外。生疏其不法，呂免官就第。生少年高第，長安議婚者踵至，悉為謝卻，蓋不忍背女初盟也。呂閒居，遍覓姬妾，聞薛嫗有女佳麗，以五百緡為聘，隨遣婢僕數□人劫之歸第。呂見女姿容，喜曰：「我得此女，不數石家綠珠矣。」女布素縞衣，雲鬟不理。呂出綦組紈綺，命易妝飾。女啼泣不已，擲之於地。呂令諸婢擁女入曲房。諸客賀呂得尤物，置酒高會。有牧夫狂呼曰：「一白馬突至廐爭櫪，齧傷群馬，白馬從堂奔入內室。」呂命索之，則寂無所見。眾咸駭異，因而罷酒。呂入女寢室，叱去諸婢，好言慰之曰：「汝從我，何患不生富貴乎！」女曰：「妾本閭閻女子，裙布椎作，固所甘之，無願富貴也。相公後房玉立，豈少一女子耶？羅敷自有夫，如若相迫，願以頸血澣相公衣，此志不可奪也。」呂自為解衣，女力拒不得脫。忽有白馬長丈餘，從牀第騰躍，向呂蹄齧。呂釋女環室而走，急呼女侍入。馬齧女侍，傷數人倒地。呂驚惶趨出寢所，馬遂不見。呂曰：「此妖孽也。」然貪戀女姿，不忍驅去，亦不敢復入女室矣。惟遍求禳遣。

有胡僧自言能禳妖，呂延僧入。僧曰：「此上帝玉馬，為崇汝家，非人力所能遣也。兆不利於主人。」呂曰：「將奈之何？」僧曰：「移之他人可代也。」呂曰：「誰為我代耶？」僧良久曰：「長安貴人，相公有素所仇恨者，贈以此女，彼當之矣。」呂恨生刺己，思得甘心，乃曰：「得其人矣。」以金帛酬僧，僧不受，拂衣而出。

呂呼薛嫗至曰：「我欲以爾女贈故人，爾當偕往。」嫗曰：「故人為誰？」呂曰：「金部郎黃損也。」嫗聞之私喜，入謂女曰：「相公欲以汝贈故人，汝願酬矣。」女曰：「所不即死者，意黃郎入長安，了此宿盟耳。蕭郎從此自路人矣。我九原死骨，奈何驅之若東西水也。」嫗曰：「黃郎為金部郎，相公以汝不利於主，故欲以贈之。此胡僧之力也，汝當即去。」呂乃以後房奩飾，悉以贈女。先令長鬚持刺投生，生力拒不允。適薛嫗至，生曰：「此薛家嫗也，何因至此？」嫗曰：「相公欲以我女充下陳，故與偕來。」生曰：「嫗女已供奉內庭矣。」嫗曰：「昔在漢水中，復得一女。」遂出其詞示生。生曰：「是贈裴玉娥者，嫗女豈玉娥耶？」嫗曰：「香車及於門矣。」生趨迎入，相抱嗚咽。生曰：「今日之會，夢耶？真耶？」女出玉馬謂生曰：「非此物，妾為泉下人矣！」生曰：「此吾幼時所贈老叟者，何從得之？」女言是胡僧所贈。方知離而復合，皆胡僧之力。胡僧真神人，玉馬真神物也。乃設香燭供玉馬而拜之，馬忽在案上躍起，長丈餘，直入雲際。前時老叟於空中跨去，不知所適。事見《北窗志異》。

以下術幻

豬咀道人

洛陽李嶽，少年豪邁，以財雄一鄉。常薄游阡陌間，遇心愜目適，雖買一笑，擲錢百萬不靳。

宣和間，某太守自南郡解印還洛，家富聲樂。別室一寵姬，明秀天麗。西都人家伎妾，雖百數莫出其右。嘗以暮春遊牡丹園，偕侶穿花逕而出。嶽一見如癡，目不暫瞬。姬亦窺其容狀，口雖笑叱，而心頗慕之。明日，又邂逅於別園，方寸益亂，思得暫促膝通一語而不可得。

時有豬嘴道人者，售異術於塵中，能顛倒四時生物。人莫能識，嶽獨厚遇，忽造門求醉，欣然接納，深思叩以其事，或能副所欲。乃設盛饌延款，具以誠告。客初難之，請至再四，乃笑曰：「姑試為之。」嶽即拜謝。

明日，招往城外社壇。四顧無人，拈一片瓦，呵祝移時，以付嶽曰：「吾去矣。爾持此於庭壁間上下劃之，當如願矣。善藏此瓦，每念至，則懷以來。」

嶽謹受教，劃壁未幾，剝然中開，竦身而入，遷移曲室內。斗帳畫屏，極為華美。婦臥其中，宿醉未醒。見人驚起，赧顏微怒曰：「誰家兒郎，強暴至此，輒入房院，誰引汝來？」

嶽卻立凝笑，不敢言。熟視良久，蓋真所願慕者。婦人亦悟而笑，略道曩事。即登榻共臥，相與極歡。既而曰：「太守且至，即宜引避疾回，後會可期也。」遂循故道而出，壁合如初。瓦故在手，攜還家，珍秘於櫥。過三日率一遊。每見愈歡昵，經累月，杳無人知。

會其密友賈生者，訝嶽久不相過，意其有奇遇。潛伺所向，跡至社壇側。嶽覺而捨去。賈隨詰問，不能隱，具以始末告之。賈不信曰：「果爾，吾豈不可往耶？如不吾同，當發其妖幻，首於官，且白某太守。」

嶽甚懼，曰：「今暮矣，俟明日，同詣道人謀之。」拂旦往，道人不悅曰：「機已泄，恐不能神，當作別計。城西某家，有園池之勝，能從吾飲乎？」皆曰：「幸甚。」即具酒肴偕往小飲。亭前有大假山，道人酒酣，振衣起，舉手指劃山石，一峰中分。兩人就視，見樓臺山水，花木靚麗。漁舟從溪上來，碧桃紅杏繽紛。方注目間，道人登舟，其去如飛。賈引袖力挽，石縫遽合，傷其指。道人杳無蹤矣。

他日，兩人復至社壇，用前法施之，已無所效，惘然怨悔而歸。後訪乳醫嘗出入太守家者，使密扣姬，云：「夢中恍惚與一男子燕私，今久不復然矣。」

李月華

萬曆庚辰，北直隸順德府理刑署中書記王沼，家居鄉墅，落魄花柳之間。有角妓李月華者，京師教坊，色藝雙絕。因避仇潛居墅上，與沼往來情濃。

沼常服役府城，多歇道觀。遇雲髻道士，姿狀高古，姓名不定，亦在觀中旅泊。一日天暮，月光皎然，沼貰酒與道士歡飲，迨夜分矣。忽思月華，欲詣其家，暫與道士取別。道士曰：「夜已央，君不能去也。且李娘此時赴側近貴人家陪宴，某為君邀致可乎？但不得妄與酒飲，飲則敗君事矣。」約束懇懇，沼亦許諾。道士乃以手按沼頭著壁，閉其兩目，口喃喃讀咒文。咒已，方使開目。趣炳炬照屏風外，見月華冉冉自樹影中來，形貌妝束，宛如平生。手攜琵琶而至，便命促席並坐。弄弦成曲，彈出《湘妃怨》，淒然竹枝裊裊之聲。道士起而長嘯，引以相和，其音清越，如黃鶴唳空，漸遠而沒。月華於座上數目王郎不已，沼亦凝睇久之。私視其懷中琵琶，乃紫檀槽邏，背刻「潯陽秋」三字，宛是李家故物也，訝不敢言。彈竟，已是四鼓，月華告歸。既行，至步廊下，沼強持一卮往灌之。道士怒曰：「若病狂耶？頓忘前誠乎！」連催月華下階，推僕於地，化為煙氣而滅。沼怏怏益怪其事。目睫未交際曉，還訪月華，不辭道士而去。及門，月華尚未起也，視琵琶歷然在壁。問其晏眠之故，曰：「夜來夢中，見天使追去玉虛宮，仙官命錄奏樂，驚不自持。卿為何亦在座？得無以人命戲乎？」方知所攝者，李姬之魂也。沼惋怛移時。重訪道士，杳不知所跡矣。海寧陳太常與郊時為順德理，語於座人。

情史氏曰：「夢者，魂之游也。魄不靈而夢靈，故形不靈而夢靈。事所未有，夢能造之；意所未設，夢能開之。其不驗，夢也；其驗，則非夢也。夢而夢，幻乃真矣；夢而非夢，真乃愈幻矣。人不能知我之夢，而我自知之；我不能自見其魂，而人或見之。我自覺其夢，而自不能解，魂不可問也。人見我之魂，而魂不自覺，亦猶之乎夢而已矣。生或可離，死或可招，他人之體或可附，魂之於身，猶客寓乎。至人無夢，其情忘，其魂寂。下愚亦無夢，其情蠢，其魂枯。常人多夢，其情雜，其魂蕩。畸人異夢，其情專，其魂清。精於畫者，魂與之俱。精於術者，魂為之使。嗚呼，茫茫宇宙，亦孰非魂所為哉！」

補遺

桂花仙子（補畫幻）

錢塘一士人，少年狂蕩。其妻早亡，獨居廓處。偶於市中購得唐解元絹畫《桂花仙子圖》一軸，懸之書齋。日夕倚案瞪目注視，念欲得嘉偶如圖中人。凡園囿花果，必採擷以薦。

一夕，有女郎年可□六七，容顏嬌麗，裳衣輕妍，從月色中來。士人詢其居止，笑而應曰：「家在牆東。」士人心意東鄰無是子也，但貪慕顏色，狂不自制，擁之入幃。妖態橫生，曲盡歡昵。凌曉趣辭去，定昏之後復來，自是夕夕無間。每至則室中起靈香，枕席皆芬，時說蓬萊、閬苑之事，士人頗訝異之。

經數旬，而內外親表及戚獲輩，竊竊倚聽，穴壁而窺，乃絕代姿首，世所無也，驚為狐魅之屬。乘士人他出，陰引南昌道士來治之。道士吐匣中青蛇遍索，因指此圖謂曰：「非爾為祟耶？可嘗吾劍。」忽應曰：「身是崑崙山女，與此郎有累世姻緣，是以暫諧繾綣耳。卿有何禁術而欲制我乎？」復語其戚獲輩曰：「君今如此行徑，不可留矣！」其聲若出畫中也。語未畢，道士裂睛上視，持劍自抵其胸，反走出門。家人忙怖號叫，急謀焚毀此畫。俄頃晝晦，忽有狂風暴起，雲埃四合，瀰漫一室。移時朗然，閱其像，神如洗矣，隱隱漸失所在。久之，空軸而已。里中數歲小兒，並見綃衣神女，羅襪行空而去。

士人歸，驚訊其事，方悟神仙之游。臂妝衣香，氤氳不散者經月。淒戀宛轉，凝望無聊。乃延畫師好手數家，重寫其真，莫能彷彿，於是乃止。終身不復琴瑟焉。好事者賦《無題》數章紀之。其一曰：

「玉京仙路杳冥冥，鳳拆鸞飛去不停。泣盡雲耕何日返，教人遺恨失丹青。」

《耳譚》云：張文卿秀才親見其事。

以下補事幻

赤丁子

洛陽人牟穎，少年時，因醉誤出郊野，夜半方醒，息於路旁。見一發露骸骨，穎甚傷之。達曙，躬自掩埋。其夕，夢一少年，可二□許，衣白練衣，仗一劍，拜穎曰：「我強寇耳，平生恣意殺害，作不平事。近與同輩爭，遂為所害。埋於路旁，久經風雨，所以發露。蒙君復藏，我故來謝君。我生為凶勇人，死亦為凶勇鬼。若能容我棲託，但每夜微奠祭我，我當應君指使，足令君所求徇意。」穎夢中許之。及覺，乃試設祭饗，暗自禱祈。夜又夢鬼曰：「我已託君矣。君每欲使我，即呼赤丁子一聲。輕言其事，我必應聲而至也。」穎潛令盜人財物，無不應聲遂意，後遂致富。

一日，穎見鄰家婦有美色，愛之，乃呼赤丁子令竊焉。鄰婦至夜半，忽自外逾垣而至。穎驚起款曲，問其所由來。婦曰：「我本無心，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，宛如夢覺，我亦不知何怪也。」因思家悲泣不已。穎甚憫之。潛留數日，而其婦家人求訪極切，至於告官。穎知之，乃與婦人詐謀：令婦人出別墅，卻自歸。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，今卻得回。

婦人至家後，每三夜或五夜，依前被一人取至穎家，不至曉卻送歸。經一年，家人皆不覺。婦人深怪穎有此妖術。後因至切，問於穎曰：「若不自我，我必自發此事。」穎遂具述其實。鄰婦遂告于家人，共圖此患。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。赤丁子夜至其門，見符籙甚多，卻返白於穎曰：「彼以正法拒我，但力微耳。與君力爭，當惡取此婦人，此來必不放回也。」言訖復去。須臾，鄰家飄風驟起，一宅俱黑色。但是符籙禁法之物，一時如掃，復失婦人。至曙，其夫遂告官，同來穎宅擒捉，穎遂攜此婦而逃，不知所之。

孕異

某縣尉女，未嫁，隨父在任。見一少年胥吏，白皙可愛，悅之而不得近，思慕不已。使侍婢竊其淨手之水，咽之數口，遂感而孕。父母窮詰其故，女不能諱，為述其故，莫肯信，及產，惟清水耳。

又有伯仲同居，仲商於外，久不歸。其婦思之成病，且死。家人共議，乃詐言仲歸，欲以慰之。使伯偽為仲，以手略撫其體，病遂稍愈。自此遂孕。未幾仲歸，怪而詰之，家人語故。仲不信，訟於官，遂置諸獄。及產，惟一手焉。其事始解。

張和（補術幻）

唐貞元初，蜀郡豪家富擬卓、鄭，蜀之名姝無不畢致。每按圖求之，媒盈其門，常恨不可意者。或言：坊正張和，大俠也，幽房閨穽，無不知之，盍以誠投乎。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詣其居，告之，張和欣然許之。異日，與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，入廢蘭若，有大像巍然。與豪家子升像之座，和引手捫佛乳，揭之，乳壞成穴如碗。即挺身入穴，引豪家子臂，不覺同在穴中。道行數□步，忽睹高門崇墉，狀如州縣。和扣門五六，有丸髻婉童迎拜曰：「主人望翁來久矣。」有頃，主人出，紫衣貝帶，侍者□餘，見和甚謹。和指豪家子曰：「此少年君子也，汝可善待。予有切事須返。」不坐而去。言訖，已失和所在。豪家子心異之，不敢問。主人延於中堂，珠璣緹繡，羅列滿目。具陸海珍膳命酌。進妓支鬟撩髻，凜然神仙。豪家子不識，問之。主人笑曰：「此次血也，本擬伯雅。」豪家子竟不解。至三更，主人忽顧妓曰：「無廢歡笑，予暫有所適。」揖客而起，騎從如州牧，列炬而出。豪家子因私於牆隅。妓中年差暮者，遽就調曰：「嗟乎！君何以至是？我輩已為所掠，醉其幻術，歸路永絕。君若要歸，但取我教。」授以七尺白練，戒曰：「可執此候主人歸，詐祈事設拜，主人必答拜，因以練蒙其頭。」將曙，主人還，豪家子如其教，主人投地乞命。曰：「死嫗負心，終敗吾事，今不復居此。」乃馳騎他去。所教妓即與豪家子居。二年，忽思歸，妓亦不留，大設酒樂餞之。飲闌，妓自持錘開東牆一穴，亦如佛乳，推豪家子於牆外，乃長安東牆下。遂乞食。方達蜀，其家失已多年，意其異物。道其初，始信。出《酉陽雜俎》。